

## 解读“博科圣地”：宗教研究的视角\*

李维建

**内容提要** “博科圣地”的产生是尼日利亚国内和国际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对宗教、政治、经济等复杂形势的极端表达方式。这种表达具有必然性，因为在尼日利亚北部这一伊斯兰教意识形态浓厚的地区，社会下层除了伊斯兰教的资源可资利用之外，未找到其他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资源。日益崛起的萨拉菲主义使外来的文化和思想、制度和政治很难在当地落地生根。而外来的宗教极端思想迎合了国内下层民众抗争的需要，使“博科圣地”同时兼具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社会抗争的性质，恐怖主义和社会抗争也由此被涂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博科圣地”不仅给他人制造了悲剧，它所坚持的恐怖主义同时也玷污了其所珍视的伊斯兰教。从这个意义上说，“博科圣地”本身也是一个悲剧。以“博科圣地”为代表的下层民众在争取权益、进行社会抗争时，却选择了宗教极端主义的指导思想，走错了方向。

**关键词** 伊斯兰极端主义 尼日利亚 “博科圣地”

**作者简介** 李维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北京 100732）。

“博科圣地”形成于尼日利亚，活动涉及周边多国，是近年来在西非影响较大的恐怖主义组织。“博科圣地”被不少媒体比作“尼日利亚的‘塔利班’”。

---

\* 《西亚非洲》的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的结构与观点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笔者在此向审稿专家表示真挚谢意。

它与西撒哈拉地区的马格里布“基地”组织<sup>①</sup>、索马里的“青年党”，并称为非洲恐怖主义的三大毒瘤。“博科圣地”的突然崛起，也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从各种视角展开讨论。关于它产生的过程、背景与性质，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观点。国内一些学者从尼日利亚国内政治、经济的视角进行了研究，将它定性为伊斯兰恐怖极端组织，并认为“博科圣地”的出现，折射出恐怖主义在非洲扩散的新态势。<sup>②</sup> 本文综合目前多种资料，尝试主要以宗教研究的视角，对“博科圣地”进行个案的剖析，以期更客观地认识它。

## “博科圣地”兴起与发展中的宗教因素

“博科圣地”的出现与发展具有浓重的伊斯兰色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 （一）清真寺中兴起的“博科圣地”

“博科圣地”最早发源于尼日利亚北部的迈杜古里地区。一些迹象表明，虽然“博科圣地”在1995年就已经初见端倪，但是现在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博科圣地”成立于2002年前后。<sup>③</sup> 它从兴起之初，就与伊斯兰教有密切的联系。

“博科圣地”孕育于清真寺，其早期的发展也是以清真寺为中心。2002年，在迈杜古里一个清真寺中，一群具有激进伊斯兰主义思想的年轻人公开宣布，迈杜古里行政当局和本市伊斯兰教界都已腐败透顶，无法挽回。他们模仿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希吉拉”<sup>④</sup>，迁居到约贝州尼日尔边境的一个小村庄，在那里建立了完全按照伊斯兰教法治理的小社会，初步呈现出组织

---

① 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起初主要在马格里布地区的阿尔及利亚活动，但近年来它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重心南移，扩展到撒哈拉中西部、西非的苏丹地带。在马里的反政府武装中，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② 刘鸿武、杨广生：《尼日利亚‘博科圣地’问题探析》，载《西亚非洲》2013年第4期，第54~70页。

③ 关于“博科圣地”的兴起时间，在英文资料中，说法不一。本文采用刘鸿武、杨广生的说法，具体见刘鸿武、杨广生：前引文。

④ 伊斯兰教初兴之时，由于麦加大封建主反对伊斯兰教，对穆罕默德及其信徒加以迫害，穆罕默德和其信徒，被迫迁往麦地那。这次迁徙叫作“希吉拉”。希吉拉，是阿拉伯语的音译，又译作“希吉来”，原意为“出走”、“离开”。后来变为622年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带领信众离开麦加，迁移到叶斯里卜（麦地那）这个事件的简称。由于这是伊斯兰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以公元622年作为伊斯兰教历的元年，所以伊斯兰教历又被称为“希吉拉历”或“希吉来历”。

化形态。不过此时，该团体还未被外界称为“博科圣地”。当时，该团体首领穆罕默德·阿里只是公开反对现政府，号召其他穆斯林加入其中，远离污浊的现实社会，过真正的伊斯兰生活，并没有真正做出反政府的行动。2003年12月，因捕鱼权纠纷，该团体与当地的警方发生冲突，警方围攻其清真寺。在这次冲突中，该团体的绝大部分成员被击毙，其中包括穆罕默德·阿里。因此，在“博科圣地”初步形成之时，伊斯兰教先知时代的“完美生活”<sup>①</sup>是它发展的动力和理想。而“博科圣地”对“希吉拉”这一宗教文化资源的利用，则表明其成员熟悉伊斯兰教的历史，懂得如何将宗教资源转化为社会动员的工具。由此，从“博科圣地”兴起之初，它就有较强的宗教色彩。

伊斯兰教因素也贯穿于“博科圣地”后来的发展过程之中。在2003年“博科圣地”成员与警方冲突事件之后，这次冲突的幸存者返回迈杜古里，重建组织，并选出新的首领——穆罕默德·尤素福。他们在迈杜古里建设该团体专用的清真寺——伊本泰米叶清真寺，以此作为“博科圣地”的活动中心。事实上，“博科圣地”的发展理念深受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知道，伊本·泰米叶是14世纪著名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家，是伊斯兰教萨拉菲主义发展历程中承前启后的宗教学者，他的作品构成当代保守的瓦哈比派和萨拉菲派思想的重要资源，对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有巨大的影响。“博科圣地”这一命名表现出该团体的宗教极端主义色彩。从那时起，迈杜古里人开始称这个小团体为“博科圣地”。“博科圣地”利用尼日利亚政府监管不力的空当，不断扩张，活动范围涉及周围数州。

此时，“博科圣地”以清真寺为中心，建立了相当于“国中之国”的组织架构。它继承了历史上伊斯兰国家的政治架构，设有一个类似于内阁的核心决策机构，并拥有宗教警察，还有自营农场为其提供物质支持。同时，它大做宗教慈善，给挣扎在困境中的人提供住房和食物，吸引众多难民和无业游民加入进来。同时，它也初步呈现出恐怖主义的倾向。2007年，当地著名的伊斯兰宗教学者贾法尔·穆罕默德·阿当批评“博科圣地”的宗教思想过于极端，被其暗杀。这一事件标志着“博科圣地”与主流伊斯兰教彻底决裂。随后，更加惨烈的恐怖袭击接踵而至。

---

<sup>①</sup> 对伊斯兰教早期的社会（先知穆罕默德和四大哈里发时代），后来的穆斯林学者倾向于将其完美化，以作为现实穆斯林群体的社会理想与追求，虽然事实上并非如此。这种被极度美化的理想社会，已成为伊斯兰教中的一种历史文化资源，被后来的各种反叛者频频利用。

## （二）以宗教为旗号的恐怖主义组织

“博科圣地”的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密切相连。它发动的恐怖袭击也是以伊斯兰教为旗号。

“博科圣地”发动的恐怖袭击激起政府的镇压，伊本泰米叶清真寺被查封。“博科圣地”成员逃离迈杜古里，在城市和乡村与政府军和警察周旋。其间，它频繁袭击各种目标。军方对“博科圣地”的成员和同情者采取了大清洗行动，许多人不经审判而被处死，其中也包括穆罕默德·尤素福。在2009~2010年间，“严打”之下的“博科圣地”几乎销声匿迹。事实上，其成员多逃往各地，积聚力量，或到国外其他恐怖组织受训，提高作战技能，如马里的图阿雷格人的叛乱组织、阿尔及利亚和乍得的恐怖组织训练营地，都曾是“博科圣地”成员的栖身之所。因此，“博科圣地”的成长也与其他伊斯兰极端组织有“彼此扶持、相互照顾”的互动关系。

自2010年中起，“博科圣地”以伊斯兰教为旗号，发起新一轮恐怖活动，涉及尼日利亚北部诸州，特别是博尔诺州、约贝州、高原州、首都阿布贾等地，但以政府、警察为主要袭击目标。2010年9月，“博科圣地”袭击包奇监狱，释放了600多名罪犯，并将被关押在此的105名“博科圣地”成员解救出去。2011年以后，“博科圣地”的袭击目标进一步扩大，除了政府部门，还袭击银行、商业企业，甚至普通平民。2011年8月，“博科圣地”炸毁联合国驻阿布贾总部，1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杀，同时有12名其他人员死亡，100多人受伤。这一时期，“博科圣地”开始使用自杀式袭击方式。当时，自杀式袭击不但鲜见于尼日利亚，甚至在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也不多见，只有索马里的“青年党”曾使用过这种袭击手段。后来，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也曾偶尔使用过自杀式袭击。“博科圣地”试图在尼日利亚北部建立其理想中的“伊斯兰地区”，欲将当地所谓的异教徒和“伪穆斯林”全部驱逐出去。2012年初，“博科圣地”向在尼日利亚北部12个穆斯林聚居州内生活的南部各州居民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他们在3天内离开。3天后，“博科圣地”开始向仍留在尼日利亚北部的基督徒和伊格博族人发动袭击，迫使他们离开当地。

“博科圣地”通过袭击和抢劫，掘取了大量财富。“博科圣地”拥有了物质财富基础，其发动恐怖袭击和绑架的频率进一步增加，特别是在2013~2014年最为频繁。进入2014年以来，“博科圣地”每周平均有2~3次袭击，行动频率比以前大为增加。2014年，“博科圣地”发动的两次袭击使其“名声大噪”。是

年4月,“博科圣地”袭击了一所学校,劫持276名少女。“博科圣地”声称,除50多名学生中途逃跑以外,按照伊斯兰教法,要求其余学生皈依伊斯兰教,然后,这些学生或被迫与其成员结婚,或将被卖为奴隶。同年7月,喀麦隆副总理阿马杜·阿里一家人回位于该国北部的家乡过开斋节,“博科圣地”趁此机会,包围了阿马杜住宅,发动袭击。阿马杜·阿里副总理本人脱险,他的妻子及其他家庭成员和多名政界宗教界人士却被劫持。这说明,“博科圣地”的暴恐行动不只局限在尼日利亚本土。正是基于上述事实,早在2013年,美国已将“博科圣地”认定为恐怖组织,2014年5月,联合国也将其认定为恐怖组织。

通过回顾“博科圣地”的崛起之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伊斯兰教的因素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中频频闪现。其成员号称“虔诚的穆斯林”,它善于利用伊斯兰教的理念、文化和制度,以伊斯兰教旗号为掩护,为自身发展寻求支持和资源,为其恐怖行为辩护。同时,“博科圣地”也难以避免与主流的温和伊斯兰教产生矛盾,具有宗教内部斗争的色彩。而“博科圣地”的恐怖主义具有深厚的宗教极端主义色彩,恐怖行动的背后是极端的宗教意识形态,严重曲解伊斯兰教,滥用伊斯兰教法。它发动的恐怖袭击是以将被袭击者视为“伊斯兰的敌人”为前提的。“博科圣地”视尼日利亚及其邻国为伊斯兰教中所规定的“战争地区”,其目标就是通过斗争,将“战争地区”转变为名副其实的“伊斯兰地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恐怖袭击仅是其采用的手段。因此,“博科圣地”的恐怖主义性质是宗教极端主义的恐怖主义,它具有宗教极端主义和宗教恐怖主义组织的基本特征。

## 国内和国际宗教因素对“博科圣地”的影响

“博科圣地”何以产生与发展?我们可以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宗教视角加以分析。

### (一) 国内不同宗教间与伊斯兰教内部教派矛盾的外化

“博科圣地”非理性、非常规暴行的背后,并非仅受宗教极端主义的支撑,尼日利亚国内特殊的宗教生态、复杂的宗教矛盾,既是“博科圣地”孕育的丰厚土壤,也是它向恐怖方向发展的助推剂。

#### 1.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尼日利亚宗教间的矛盾与冲突由来已久,部分地区有愈演愈烈之势。尼

日利亚作为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在全国 1.74 亿人口中，穆斯林和基督徒所占比例大致相当，少数人信仰非洲传统宗教。从历史上看，大约在 14 世纪，伊斯兰教自西向东随着东迁的富尔贝穆斯林，传播到尼日利亚北部豪萨地区；现在的尼日利亚博尔诺州和喀麦隆北部地区属于乍得湖区，这里的伊斯兰传播历史开始得更早。不过，乍得湖区的伊斯兰教是自东向西，经达尔富尔和瓦代传来的。19 世纪之前，伊斯兰教在这里不温不火，走本土化路线，能与非洲传统宗教保持和谐发展态势。19 世纪，当地的穆斯林发起一次大革命，即所谓的“圣战”运动，第一次建立了由穆斯林学者掌权的索克图哈里发国家，将伊斯兰教扶上国教的位置。正当伊斯兰教在北部获得主宰地位并准备向南大展宏图之际，英国殖民者来了，他们自南向北击溃索克图帝国，在尼日利亚建立了英国殖民地。英殖民者保留了北部的伊斯兰制度，在南部则毫不犹豫以基督教取而代之。于是，近代历史上形成了尼日利亚南部以基督教为主、北部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局面，并延续至今。<sup>①</sup>

尼日利亚除本土宗教文化继续得到传承以外，以穆斯林居住人口为主的北部，其宗教与文化倾向于阿拉伯和中东；以基督徒居住为主的南部，则与欧洲和北美的文化更为亲近。北方和南方当政者都想突破这种南北分立的宗教生态，潜意识里希望能以自己的宗教一统天下。虽然这事实上根本不可能，但不同宗教间的矛盾与斗争却亦有发生，甚至发展成血腥屠杀。中部诸州位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冲突的前沿，两者斗争一度在此较为激烈。2001 年，在中部卡杜纳州发生了穆斯林袭击基督徒的事件，造成 2 000 ~ 3 000 人丧命。<sup>②</sup>几天后，基督徒进行报复，又有 450 人丧生。2012 年，一座基督教教堂附近发生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事件，导致数十人伤亡。<sup>③</sup>

穆斯林和基督徒都担心将来对方的宗教会主宰尼日利亚，这种担忧总是挥之不去。而尼日利亚独立以来的政治腐败、公平与公正的缺失，往往会转化为一种宗教对另一种宗教的指责，让宗教文化承担政治乱象和分配不公的责任。如是，宗教间的隔膜与芥蒂在政客的故意操作下，成为政治斗争的工

---

① 非洲传统宗教仍是存在的，甚至以外来宗教本土化的方式，寓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中，但本土宗教不是主流。

② Ukoha Ukiwo, "Politics, Ethno - Religious Conflict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Nigeria",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ume 41, Issue 1, March 2003, pp 115 - 138.

③ Lauren Markoe, "Nigeria: Five Things To Know About Religious Violence", *Religion News Service*, July 14, 2012.

具。1967~1970年,尼日利亚发生内战,东南部比夫拉地区的伊博人基督徒为谋求政治独立,与北方的穆斯林进行了长达两年半的战争,就是这种宗教与政治纠缠不休的悲剧。

正是在这种混乱之中,部分人士期望以宗教的手段解决现实的社会危机,由于思路不对,结果通常适得其反,反而增加宗教间的裂隙,为宗教极端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培育了温床。“博科圣地”的产生与崛起,正是得益于这种大背景。

## 2. 伊斯兰教内部教派矛盾与斗争

伊斯兰教内部的矛盾与斗争也是导致“博科圣地”这颗毒瘤滋生的重要因素。尼日利亚伊斯兰教内部的斗争,主要体现为瓦哈比派或萨拉菲派与苏非主义之间的矛盾。苏非主义比瓦哈比派或萨拉菲派更早进入到尼日利亚。前述的19世纪的伊斯兰“圣战”运动,就是在卡迪尔苏非教团的组织和指导下进行的。所以,在萨拉菲派到来之前,尼日利亚北部的伊斯兰教实际上就属于苏非主义教派。20世纪中期,以反苏非主义为旨归的萨拉菲派,怀着强烈的宣教热情,来到尼日利亚,在当地的伊斯兰社会中掀起轩然大波。1978年,萨拉菲派穆斯林在高原州的乔斯,建立了伊扎拉协会(Izala Society),它的全称是“剔除篡改与重建逊奈协会”。伊扎拉协会的斗争目标直指苏非主义,它以追求原初伊斯兰教义为意识形态,指责苏非主义为宗教的堕落,应该为尼日利亚伊斯兰教的糟糕现实负责。伊扎拉协会一部分成员被政府招安,另一部分成员转身加入“博科圣地”。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不论是组织架构还是人员构成方面,“博科圣地”都是伊扎拉协会的直接继承者。

与伊扎拉协会相比,“诅咒者”组织(Maitatsine)与“博科圣地”的关系则更为密切。“诅咒者”组织起初主要是一个宗教异端组织,后来逐渐发展为反政府武装组织。它的创立者穆罕默德·马尔瓦生于喀麦隆,1945年辗转到尼日利亚的卡诺,在那里接受了宗教教育。此人以发表一些宗教异端的言论、公开谴责尼日利亚当局而闻名,所以被称为“诅咒者”。他的主要宗教观点是:他是一位先知<sup>①</sup>兼圣战者;拒绝圣训;除《古兰经》外,阅读其他书籍的人都是异教徒;反对使用收音机、手表、自行车、汽车等现代设备;反

---

<sup>①</sup> 正统穆斯林认为,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的“封印先知”,即最后一位先知,在他之后不会再有其他先知。任何在穆罕默德之后以先知自居者,均属异端。

对过多占有财富；1979年，他甚至否认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教封印先知地位。对于这样一位语言、行为怪异的人物，英国殖民当局流放过他，独立后的尼日利亚政府也逮捕过他，但他的影响力仍与日俱增。1972年以后，他的“诅咒者”异端宗教组织逐渐向军事组织转变。在他朝觐回来后，其观点似乎有所缓和，也越来越被主流伊斯兰教所接纳，更多年轻人、失业者等边缘化人群加入“诅咒者”组织。1980年，“诅咒者”组织攻击其他宗教人士。警方介入后，“诅咒者”组织成员又与警方冲突，结果造成5000多人死亡，穆罕默德·马尔瓦也在这次冲突中丧生。<sup>①</sup>

穆罕默德·马尔瓦的死亡并不意味着“诅咒者”组织的终结。20世纪80年代，“诅咒者”组织的暴动持续不断，1982年该组织成员发动的暴动导致数千人丧生。穆罕默德·马尔瓦的一位学生穆萨·马卡尼基，成为组织的新领袖。1984年，“诅咒者”组织成员在约拉州发动暴动，造成1000多人死亡、6万多人无家可归。政府不断对该组织加强镇压，2004年，逮捕穆萨·马卡尼基，“诅咒者”组织影响开始减弱。<sup>②</sup>

“诅咒者”组织式微之际，正是“博科圣地”崛起之时。这不仅仅是巧合，而是尼日利亚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该国复杂的宗教间和宗教内冲突必然要有外在的反映，承担这种矛盾与冲突的结果。换句话说，类似伊扎拉协会、“诅咒者”组织、“博科圣地”这种组织，就像高压锅上的“减压阀”，在尼日利亚宗教矛盾达到白热化时，作为矛盾减压的一个出口，为即将爆炸的社会“放气减压”，以维持社会的动态平衡。这就是在“诅咒者”之后，“博科圣地”继之而起的宗教社会学因素。因此，只要尼日利亚的宗教现实不变，即便“博科圣地”消失之后，还会有其他类似的组织应运而生。

## （二）国际宗教地缘政治的推动

尼日利亚北部地处撒哈拉沙漠南缘的萨赫勒半干旱地区，历史上这里长期是撒哈拉南北交通要冲，北部的阿拉伯文化与南部的黑人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尤其在“博科圣地”频繁活动的尼日利亚东北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以豪萨和乍得湖为中心，形成了4个国家犬牙交错的地缘政治区域：尼

<sup>①</sup> Pham, J. Peter, "In Nigeria False Prophets Are Real Problems", *World Defense Review*, Nov. 21, 2011.

<sup>②</sup> A. O. Omotosho, *Religious Violence in Nigeria - the Causes and Solutions: An Islamic Perspective*, Swedish Missiological Theme, 2003, pp. 15-31.



日利亚西北部、尼日尔东南部、乍得西南部和喀麦隆北部在这里交界。这一区域恰好位于非洲大陆的中心。历史上，伊斯兰教从北（撒哈拉）、西（马西纳）、东（达尔富尔）3个方向向这一地区扩展。现在，宗教极端主义也同样沿着这样的路线向这里渗透，北部和西部有“基地”组织的马格里布分支（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东部有索马里的“青年党”和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宗教极端组织。尼日利亚北部是穆斯林人口分布比较集中的地区，处在这样的地缘政治区域，面对来势汹汹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当地穆斯林难以独善其身。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博科圣地”的崛起与这种复杂的宗教极端主义地缘政治脱不开干系。<sup>①</sup>一方面，“博科圣地”是地方性的组织，至少在目前它的活动范围仍是地方性的，主要在尼日利亚中北部范围内，偶尔会涉及喀麦隆、尼日尔和乍得。另一方面，现在它已经初步具有国际性组织的特色，它的战斗人员来自贝宁、乍得、毛里塔尼亚、尼日尔、索马里和苏丹等国。2011年，它宣布与“基地”组织合作，并学习“基地”组织的自杀袭击方式，说明它与国际“圣战”组织是密切联系的。

我们从经费来源的国际性和宗教性可以看出“博科圣地”国际宗教地缘政治的特点。“博科圣地”的活动经费最初主要是政治家、富商的宗教捐赠，也有少量来自本组织成员的宗教捐献。当该组织走上反政府、反社会的道路后，资金来源多依靠抢劫银行金库，或通过绑架勒索收取赎金。它还通过敲诈尼日利亚地方政府获得资金。“博科圣地”的发言人曾经透露，尼日利亚北部多州曾花钱向他们“买平安”，如卡诺州和包奇州的地方官员曾按月向“博科圣地”输送资金，以换取他们不再袭击本州目标。此外，国际宗教资金也是“博科圣地”活动经费的重要来源。“博科圣地”通过与“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联系，得到部分中东石油富国的资金支持。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的穆斯林群体或组织，也将他们的宗教捐赠通过或明或暗的渠道，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博科圣地”。其中，来自英国的穆斯林资金转入到该组织的数额最多。据悉，“博科圣地”还通过毒品的国际交易网络赚取活动经费。<sup>②</sup>

<sup>①</sup> Joseph Sioglo, "Boko Haram and The Isolation of Northern Nigeria: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Boko Haram: Anatomy of A Crisis*, edited by Ioannis Mantzikos, Published by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istol, UK, October 2013, pp. 85-90.

<sup>②</sup> Lansana Gberie, "Review of Africa and the War on Drugs", *World Peace Foundation*, <http://sites.tufts.edu/reinventingpeace/2013/01/22/review-of-africa-and-the-war-on-drugs-by-neil-carrier-and-gernot-klantschnig>, 2015-01-14.

作为宗教国际地缘政治的一个因素，跨境民族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尼日利亚北部，信仰伊斯兰教的豪萨族占主导地位，但再向东，同为穆斯林的卡努里族居住者比例越来越大。豪萨族是历史上索克图伊斯兰帝国的主导民族，卡努里族是历史上加奈姆-博尔诺穆斯林帝国的主导民族。历史上，这两个民族以两个帝国的竞争为依托，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仍未消除历史积怨。在尼日利亚西北部地区，卡努里族、豪萨族、富尔贝族等混居，这3个民族都是跨境穆斯林民族，在喀麦隆、尼日尔和乍得都有分布。“博科圣地”的第二任头目谢科生于尼日尔，属于卡努里族，“诅咒者”运动的创立者生于喀麦隆，但他们都在尼日利亚居住和生活。正因为这一特点，“博科圣地”很容易就演变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事实也证明，它已经开始跨越国境，在喀麦隆、尼日尔等国活动。并且，“博科圣地”虽然主要在尼日利亚的豪萨地区活动，它的成员却主要是卡努里人，只有少部分是豪萨人。这种人员构成可能也是尼日利亚安全部队血腥镇压“博科圣地”的一个原因，这是因为：以豪萨人为主体的安全部队将民族主义的因素融入军事行动中，表达出对卡努里族的不满与愤怒。而这一血腥镇压，直接促进了“博科圣地”向宗教上更为极端、行动上更为恐怖的方向转变。

## “博科圣地”的宗教特征

### （一）意识形态：宗教极端主义

通俗地说，一个组织或团体有何作为，要看它有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博科圣地”的所作所为，与它所崇尚的宗教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密不可分。

#### 1. 反西方，反现代，盲目排外。

一般认为，“博科圣地”是尼日利亚国内颇具影响力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博科圣地”的宗教极端主义性质，从其名称就可以看出来。“博科圣地”的正式名称是“人民致力于传播先知的教导及圣战”（People Committed to the Propagation of the Prophet's Teachings and Jihad）。2009年之前，“博科圣地”的首领是穆罕默德·尤素福（Muhammed Yusuf），这个组织也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为“尤西非亚”（Yusifiyya）。这个时期，它可能还只是一个个人崇拜式的小团体。尤素福死后，该组织改名为“博科圣地”（Boko Haram），意为“西方教育是罪恶（或应禁止）”、“非伊斯兰教育应禁止”、“西方影响

是罪恶”、“西方化是赎神”等。“Haram”是阿拉伯语，意为“禁止的”，“Boko”是豪萨语，意为“伪造”、“篡改”。在豪萨语中，西方教育被贬称为“伊利敏·博科”（Ilimin Boko），西式学校称为“马卡拉塔·博科”（Makaranta Boko）。尼日利亚北部的大多数穆斯林对非阿拉伯、非伊斯兰的外来事物有一种普遍的警惕，甚至敌视，这种心态被称为“博科·哈拉姆”（Boko Haram）。因此，综合以上两词的含义，将这个名字诠释为“反对非伊斯兰的西方教育”是讲得通的。至于中文将该组织称为“博科圣地”，这是在突出其宗教性质。由于早期穆罕默德·尤素福建立的活动中心伊斯兰极端主义色彩浓郁，被追随者视为“圣地”，结合该组织以“博科·哈拉姆”命名的现象，故中文以音译与意译结合的方式，将其称为“博科圣地”。从这个名字上可以看出，“博科圣地”以宗教信仰的名义，盲目排拒外来的一切（虽然在某些方面并非如此），显然有宗教极端主义的倾向。

2009年，穆罕默德·尤素福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他对“博科圣地”的指导思想做了一些简单的陈述。他认为，西方教育破坏伊斯兰教“信主独一”的信仰。凡是与安拉教义不符的观点，诸如“水蒸发凝结成雨”，“世界是球状的”，他们都不接受。在他看来，世界是安拉的创造，雨也是如此。“博科圣地”也不认可达尔文进化论等现代科学理念和理论。<sup>①</sup>

## 2. 坚持伊斯兰保守主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

关于“博科圣地”的宗教意识形态，外界所知甚少。除了他们偶尔发布少数简短的声明、录音、录像带之外，外界尚缺乏了解其主张的途径。在宗教方面，“博科圣地”自称逊尼派，继承14世纪穆斯林学者伊本·泰米叶的萨拉菲主义思想。萨拉菲主义是当今沙特王国保守的瓦哈比主义的前身。在政治方面，“博科圣地”认为，尼日利亚现在是一个非伊斯兰的世俗国家，充满腐败，不敬真主，应该推翻它，建立真正的伊斯兰政权。这就等于说，“博科圣地”不仅否定了南部世俗的政府，也否定了北部已经实行伊斯兰教法的政府。所以，在该组织看来，在尼日利亚，只要不是“博科圣地”的成员，不论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都是异教徒，可以处死。对于不遵守伊斯兰教法者，如饮酒，就属“叛教”，“博科圣地”有权将其杀掉。这是典型的“非此即彼”的宗教极端主义意识形态。

<sup>①</sup> “Nigeria’s ‘Taliban’ Enigma”, *BBC News*, July 28, 2009.

在伊斯兰教内部，“博科圣地”视萨拉菲主义为正统，反对苏非主义（伊斯兰神秘主义），认为苏非主义是对伊斯兰教义的篡改，因此，袭击苏非道堂、拆除圣墓，甚至杀害苏非长老，是“博科圣地”的主要任务。由于苏非主义在尼日利亚北部有广泛的影响，属当地伊斯兰教的主流派，它反对苏非主义，就相当于反对主流伊斯兰教。这样，“博科圣地”将自己置于穆斯林少数派的地位，在它的成员看来，除了自己，其他所谓的穆斯林都不是真正的穆斯林，只要“博科圣地”成员愿意，都有权将其处死。

“博科圣地”极端的宗教意识形态也表现在生活方面。在服饰上，该组织成员日常生活中尽量模仿先知穆罕默德等，如留长须，带红色或黑色头巾。在“博科圣地”控制的地区，该组织强行要求妇女戴面纱，或穿罩袍。在饮食方面，该组织成员需严格禁酒，禁食猪肉。在婚姻方面，其成员实行多妻制。同时，由于“博科圣地”反对西方文明，对于某些源于西方的现代产品也拒绝使用，如腕表、安全帽等。但在现实生活中，该组织有些成员并不拒绝现代科技新产品，如电脑、电话、汽车、“AK-47”步枪等。穆罕默德·尤素福主张过简朴的生活，反对使用奢侈品。但他自己似乎并不严格按此标准要求自己，拥有奔驰汽车等高档进口商品。“博科圣地”成员对现代化产品有选择地接受或拒绝，表明其宗教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与现代世俗主义相遇时，既有实用性的一面，也有深刻的矛盾。

“博科圣地”的政治目标是实现尼日利亚的真正伊斯兰化。正如他们所宣称的，现在的尼日利亚北部12州虽然实行伊斯兰教法，实质上却由假穆斯林掌权。长期以来，“博科圣地”成员居无定所，以丛林为掩护，实行“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2014年8月，它宣布在西北部的边境小镇果扎建立“伊斯兰国”。这是“博科圣地”重要的战略转变。此后，该组织不断在尼日利亚西北部的博尔诺州、阿达马瓦州和约贝州攻城略地，扩大“伊斯兰国”的势力范围。

总体而言，“博科圣地”以保守的宗教极端主义为意识形态，主张建立伊斯兰教法治理的国家。虽然其主张与行动偶尔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但反对世俗主义、现代主义，反对西方文化，奉行宗教极端主义的总基调一以贯之。

## （二）行为方式：社会边缘化阶层的宗教暴力式反抗

作为宗教极端组织，“博科圣地”的意识形态反社会、反历史，极其荒唐；作为恐怖组织，它滥杀无辜，血债累累，人神共愤。但是，以科学与理

性的态度来看，事出必有因，我们应该查找“博科圣地”荒唐与血腥背后的原因。

1. 以民间的宗教暴力对抗政府的军事暴力。

不论是“博科圣地”，还是“诅咒者”组织，它们成立之初并不如后来极端，更谈不上恐怖。“博科圣地”成立后的前七年（2002~2009年）虽有宗教极端主义的色彩，但并不强烈；它的目标并不是推翻现政权，而仅仅是批评尼日利亚北部的穆斯林不遵守教法，基本上还是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诉求，并且主要在尼日利亚最为偏远的东北部地区活动。它通过“希吉拉”退居一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独善其身、找一个安静之地、休养生息，过真正穆斯林的生活。我们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对当局无声的反抗，采用的是退避三舍的办法。至于它何时再像先知穆罕默德那样“打回麦加”，似乎是比较遥远的事情，它多是口头宣传，并未付诸行动。事件转折发生在2009年，因为捕鱼权纠纷案，它与警方发生冲突，并引起警方的注意。警方着手调查，随后在警方与军方的联手打压下，“博科圣地”的组织机构被摧毁，其成员几乎被杀戮殆尽，而且警方是随意杀害，根本不经审判。<sup>①</sup>正是在这次劫难之后，“博科圣地”才真正走上了暴力、恐怖之路，宗教思想上也更加极端。此时，“博科圣地”才完成从以和平为主要诉求的宗教组织向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组织的转变。它开始袭击和破坏警察局、监狱、政府机构、学校、基督教堂等，滥杀无辜。“博科圣地”利用尼日利亚北部复杂的政治、宗教、民族、经济、国际局势，向更激进、更暴恐的方向发展，它的活动一度让尼日利亚政府束手无策，极其被动。

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分析一下博科圣地的前身“诅咒者”组织，就会发现前者几乎是在重复后者的故事。“诅咒者”组织起初也主要是一个宗教异端组织，后来逐渐发展为反政府武装组织。1972年，“诅咒者”组织与政府发生冲突之后，政府不当处理方式是推动该组织从异端宗教组织逐渐向宗教-军事组织转变的重要因素。

尼日利亚政府对这个穆斯林群体的失当政策与暴力武力打压，促使“博科圣地”采用暴力手段，更迅速、更果断地走向彻底的反政府、反人类的宗

---

<sup>①</sup> “Nigeria: Boko Haram Attacks Likely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Human Rights Watch*, October 11, 2012.

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道路。

## 2. 以伊斯兰教为旗帜的底层社会抗争

在尼日利亚社会中，“博科圣地”的成员是属于被社会严重边缘化的一群，他们主要是北方伊斯兰学校中贫困的青年学生。尼日利亚北部有众多伊斯兰学校（《古兰经》学校），这些学校多为民间力量举办，或者附属于清真寺，主要教授宗教课程。学校里的青年学生几乎全部来自贫困家庭，他们没有工作，衣食无着，除了接受过最简单的宗教教育之外，其他知识一无所有。这些人到宗教学校学习，与其说是参与伊斯兰社会的宗教文化遗产，不如说是一种谋生方式，因为他们实在找不到谋生之道。在尼日利亚北部，这个学生群体达到90多万。宗教学校或清真寺也无力供养如此庞大的人口，所以，这些青年人通常白天在大街上四处乞讨，晚上才回到学校学习宗教知识，并将一部分乞讨成果交给学校。“博科圣地”的成员，除了青年学生，还有少量落魄的穆斯林宗教学者和社会职业人士（如曾经的商人和大学教师等），这些人加入“博科圣地”时，也多为无业人员。“博科圣地”对其内部成员在宗教上和文化上要求极低，它并不要求其成员都信仰萨拉菲主义。许多年轻的武装人员其实非常缺乏宗教知识。有些成员类似于职业雇佣军，长期在萨赫勒和苏丹一带从事暴力活动，他们参加“博科圣地”，有些只是慕名而来。但是，没有宗教知识并不意味着他们缺乏战斗力，事实上，有许多成员来自遥远的阿富汗、马里或毛里塔尼亚的战场，曾经在那里参加“圣战”，经历过长期的实战考验。<sup>①</sup>在这些“久经沙场”的战斗人员的“传帮带”下，新加入该组织的青年学生很快就成长为战斗力极强的“圣战士”。

在尼日利亚，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而言，缺乏最起码的公平公正。联合国将尼日利亚列为世界上最不公正的国家之一。尼日利亚丰富的石油资源，只由少数特权阶层享用，下层社会仍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我们抛开宗教的因素，可以说，从“博科圣地”产生的国内客观因素看，源于一些社会底层民众苦难的生活、政府的腐败和尼日利亚社会极端的不平等。“博科圣地”本身只是结果，不是原因。“博科圣地”的成员也是这一缺陷性社会的受害者，他们以宗教的名义进行反抗。这一组织在形成之初，就具有一定

---

<sup>①</sup> Freedom C. Onuoha, “The Islamist Challenge: Nigeria’s Boko Haram Crisis Explained”, *African Security Review*, Volume 19, Issue 2, 2010, pp. 54 – 67.

程度的社会反抗性质，后来则明确提出推翻现政府，事实上已经变身为一支起义武装力量。<sup>①</sup>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博科圣地”“介于起义武装和恐怖组织之间”。<sup>②</sup>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博科圣地”的产生与崛起，可视为尼日利亚社会中陷入困境的边缘化群体的一种社会抗争。这种抗争打着宗教的旗帜，是以宗教极端主义为名义进行的不人道的变态反抗，进而发展成为恐怖主义组织。

## 结 论

“博科圣地”的产生、发展以及向宗教极端主义和宗教恐怖主义组织的转变，是尼日利亚国内和国际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或多或少地与伊斯兰教有关系。就国内层面而言，政治、经济的不平等，宗教生态的复杂形势，以宗教极端主义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表达具有必然性，因为在尼日利亚北部这一伊斯兰教意识形态浓厚的地区，社会下层除了伊斯兰教的资源可资利用之外，缺乏其他意识形态、政治、文化资源。具体来讲，日益崛起的萨拉菲主义阻碍了这一地区的改革开放，这里的穆斯林对一切外来因素不信任和怀疑心态，外来的文化和思想，政治和制度很难在这里落地生根。而在国际层面，复杂的宗教地缘政治关系为外来的宗教极端主义发挥影响创造了有利条件，外来的宗教思想迎合了国内下层民众抗争的需要，使“博科圣地”同时兼具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社会抗争的性质，只不过，“博科圣地”的极端、恐怖和社会抗争，都以宗教的形式来表达。从这种意义上而言，伊斯兰教只是“博科圣地”的一面旗帜、一种工具，或者一种口号而已。但是，“博科圣地”的社会影响却是极度负面的，可以说，“博科圣地”在伤害他者、给他人制造悲剧的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悲剧。它想弘扬伊斯兰教，却给伊斯兰教带来污名，也不会得到尼日利亚主流伊斯兰教的认可；它想以伊斯兰教的名义进行社会抗争，自身却多次遭受灭顶之灾。以它为代表的部分下层民众，在以宗教的名义争取权益、进行社会抗争时，却选择了宗教极

---

<sup>①</sup> Abimbola Adesoji, "The Boko Haram Uprising and Islamic Revivalism in Nigeria", *Africa Spectrum*, Vol. 45, No. 2, 2010, pp. 95 - 108.

<sup>②</sup> Abimbola O. Adesoji, "Between Maitatsine and Boko Haram: Islamic Fundamentalism and The Response of the Nigerian State", *Africa Today*, Volume 57, Number 4, Summer 2011, pp. 98 - 119.

端主义这一错误的指导思想，堕入滥杀无辜的变态抗争。更发人深思的是，“博科圣地”之所以做这种选择，恰恰是因为其成员除了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未能找到更好的理论工具。“博科圣地”现象，本质上是它所处社会中的诸多问题以宗教极端主义的方式集中爆发。因此，要解决“博科圣地”问题，首先应医治尼日利亚北部的“社会病”，这才是釜底抽薪之法。

## Understanding Boko Hara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igious Studies

*Li Weijian*

**Abstract:** Boko Haram is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in Nigeria. It is Boko Haram that manifests these complicated situations of religions, politics and economy through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and terrorism. This manifestation is necessary just because, under the strong Islamic ideological social environment in Northern Nigeria, the poor social class can not find other ideological motive resources to demonstrate their plight and indignation. The strengthening Salafism prevents all the foreign cultures and political systems from entering into and localizing in the area. Foreign religious extremism caters to the need of social protest of lower class, which made Boko Haram itself bear more than religious extremism nature, terrorism and social protest should be included. But all those natures were expressed in the name of Islam. This essay concludes that Boko Haram harms other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damages itself, including its cherished Islam; It fights for lower social class but is misled by the wrong ideology and walks to the wrong direction. Even a more thought – provoking reality is that Boko Haram chooses Islamic extremism just because it has nothing better to choose.

**Key Words:** Islamic Extremism; Nigeria; Boko Haram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